

王统照

史

作品精选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王统照作品精选

彰 军编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4 号

王统照作品精选

彭 军 编

责任编辑：赵明节 王光河

封面设计：史宓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邮政编码：541001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长沙湘中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 插页：2 字数：195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--5000 册

ISBN7-5633-2000-8/1·113

定价：(平)7.80 元

(精)11.80 元

王统照作品精选

编者的话

王统照(1897—1957),字剑三,山东诸城人,是“五四”以来著名的作家、诗人,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。

1918年,王统照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,曾担任《中国大学学报》、《曙光》半月刊编辑。192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27年执教于青岛市立中学,不久去日本留学。1934年赴英、法、德等国考察西方文学和古代艺术。次年回国,在上海主编《文学》月刊。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居上海。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、山东省文联主席、省文教厅副厅长、省文化局局长等职。

王统照一生抨击黑暗,渴望光明,遵循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,在创作实践中交错地运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这三种文学体裁反应生活和抒发感情。由于个人的生活境遇和时代风云的制约,在不同的历史阶段,他的创作不仅在内容上,而且在体裁形式上都有不同的侧重点。初期作品感情激昂,饱含哲理性思索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,1927年后渐趋写实,题材逐渐扩大,主要描写痛苦人生,为陷入水深火热的人民呐喊,为灾难重重的祖国而忧虑。作品具有凝练浓郁的风格。

王统照一生创作颇丰，本书从他大量的散文作品中选编而成。如果本书在选文上存在不足或舛误之处，企望读者不吝指正。

编 者

1994年10月 长沙

目 录

·精致小品·

松花江上.....	(3)
洮儿河畔	(6)
沙 城.....	(9)
牧马场	(17)
片云四则	(21)
林 语	(31)
小卖所中的氛围	(36)
回 声	(42)
古 刹	(45)
夜 行	(48)
生活的对照	(50)
夜 话	(53)
青纱帐	(61)
听潮梦语	(64)
湖滨之夜	(67)
青岛素描	(74)

蜀 黍	(86)
火 星	(90)
去来今	(96)
阴雨的夏日之晨	(100)
渐渐感着夜寒了	(104)
“幸福”的寻求	(106)
芦沟晓月	(110)
老 人	(114)
三角的距离	(120)

· 杂记随感 ·

绿荫下的杂记	(135)
海滨小品	(137)
奇 迹	(146)
一丸霜月荡潮尾	(148)
原始性的情感	(150)
说谎的诗人	(152)
“私”与“占有欲”(一)	(154)
“私”与“占有欲”(二)	(156)
名与实(一)	(158)
名与实(二)	(160)
郁热中的语声	(162)
平衡的报答	(165)
十一个与一个	(167)
“起信”	(169)
愿无尽	(172)

读书纪感..... (174)

乡村偶记..... (179)

• 欧游散记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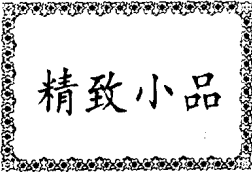
旅 途..... (199)

“拉荒” (20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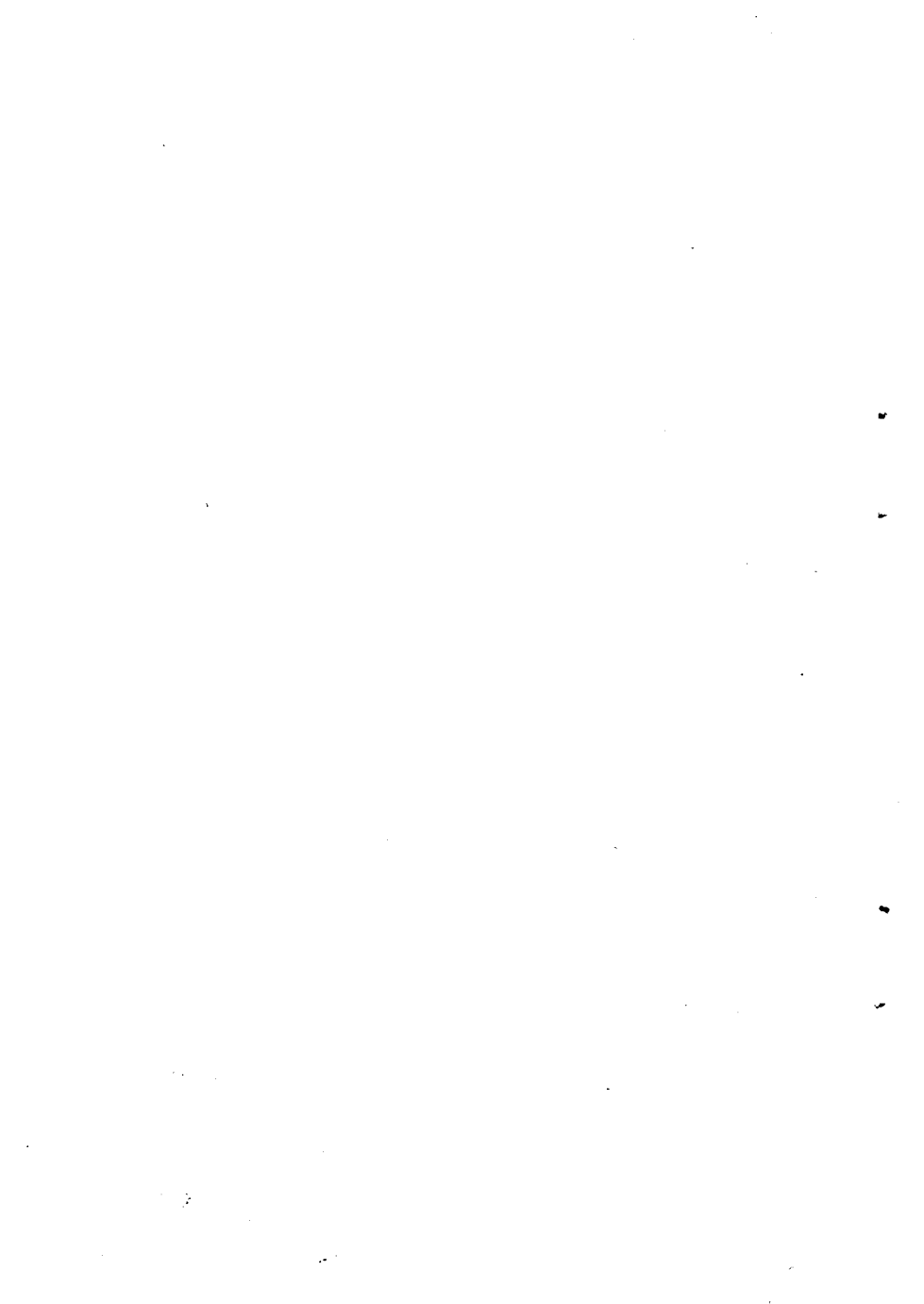
荷兰鸿爪..... (224)

失业者之歌..... (264)

三位黑衣僧..... (271)



精致小品



松花江上

两条名字异常美丽，且富有诗意的江水，偏在东北。我们想起鸭绿就会联想到日人的耀武，想起松花就有俄人的暗影。风景的幽清，自来是战血洗涤成的，人类原不容易有真正的爱美的思想，那只是超乎是非利害无关心的一时的兴趣的冲发，及至将他们的兽性尽情发散的时候，那里还管什么风景，文化。左手执经，右手执剑的办法，这还是古代人的憧憬生活，现代呢，一方将理想、美化、人道等一大串的好名词蒙蔽了世人的耳目，摇动了一般傻哥的痴心，实在呢，野心家们却只知飞机、战炮、毒气去毁灭一切，摧残一切，为他们的人民，为自身的功勋，都似言之成理。然而人类的凶残欲的露骨的挥发，揭开伪善的假面具，我们将看见这些东西的牙齿锐利与形象的狰狞。从前人说一部《廿四史》完全是一部相斫书，人类的全历史呢，物与物相竞，说是利用弱肉强食的公例，人并不能比物类超出多少，人们在不自觉中用此公例彼此相斫，所以到处是血洗的山河！

偶然来到这北方之上海东方之莫斯科的滨江；偶然在这四月中的晴和天气在松花江畔流连，看着那一江粼粼的春水与横亘江面的三千二百尺的铁桥，水上拍浮着的小木筏子，以及江岸上的烟突人语。我同王张两君立在几个洗衣妇女旁边，

岸上的短衣沾土的中国苦力，破滥，无聊，仿佛到处寻觅什么似的白俄，与偶而经过的日本人，搀杂的言语与奇异的行动，点缀着这江面的繁华。我们几次想趁小火轮到江对面的太阳岛去看看那边的海水浴场，与俄人的生活，江流迅急，当中有一段漩流，虽然坐了小木筏也一样过得去。大家却都不肯冒险。问了几次小火轮又没有过江去的。末后我们只好雇了一只木筏放乎中流。究竟没有渡过江去。在江边停着许多中国的小轮都是往松江下游各县去的，正如长江边的扬州班芜湖班一样。其实松花江的水比著名的扬子清丽得多，或者两岸少沙土的缘故，也许是船行较少不挟着很多的泥沙。当此初春，四望微见嫩黄的柳枝与淡碧的小草，在这“北国”中点缀出不少的生趣。

这条铁桥虽没有黄河铁桥长，然而背景太好，不是茫茫的土岸，童山，这里是繁盛街市之一角的突影。由许多雄伟建筑物迤邐着下拢来的清江，像一段碧玉横卧在深灰淡红色的旧时的绮罗层中，古雅中不失其鲜艳。而且因为地带上富有国际趣味的关系，容易使人联想到旧的残灭与新的发展。从这边溯上或沿流而下可以浏览这“北国”最美丽的沿岸的风物。

以这里特有的气候与特有的自然风物，以及近代的都市文化之发展，与俄罗斯的气氛之浓重，形成一种异常的氛围。我在江中的筏子上感到轻盈也感到雄壮，比起在柔丽的西子湖边荡舟的心情来迥然不同。人所可贵的是联想，而联想乃由环境的不同刺激而成，为各别的异样。是在“北国”的松花江上，这里没有黄河两岸的风沙，童山，土室，也不像扬子江两岸的碧草杂树，与菜圃，农家。然而近代生活的显映

在岸上的建筑物与人民的服装中可以看出。再往远处去，塞外的居民，雄奇的山岭，浩荡与奇突雄壮的景象，是有它自己的面目的。

初暖的春阳，微吻着北国的晴波，
黛面筏手高唱着北满的歌相和。
远来，远来，浮动现代都市的嘈音，
飘过，在活舞着双臂的劳人心中起落。

包头跣足彳亍着过去异国的流亡者，
他是愤怒，惭悔，希冀对望着旧的山河！
诗的趣味，画的搜求，在这里一切付于寥阔，
沉着——洪露出，吟啸出这铁的力量连索。

洮儿河畔

洮昂路的污脏与规模的狭隘，不能与四洮路并论。据说这条路与日本人是没多大关系的。刚刚七点我与刘君便从东门里的大街被马车载到站上。昨夜的微雨朝来却没有沙土了。东门里的马路很宽阔，两旁的店铺不少，与入南门时的景象迥乎不同。然而“出其东门”，却仍然是一片旷野，到那簇红砖房的洮昂站有一里路。

二等车上有十之七八是他们的路员，衣服都很整齐，人都年轻，全是辽宁吉林两省的口音。他们嘻笑，高谈，吃着面包，梨子，都快乐而健康，显见得我这生客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本来白城子不过几站的距离，然而车行后所见的景物却与四洮路上很不相同。刘君似乎看出我的疑惑，他说：

“这条河真有意思，你看河边上这片草地，这一群牛羊，润湿得多了。无论多大的风，一过洮儿河便与洮南那边不同。左边这样水草的地方不止一处，其实你不要觉得兴安区更荒凉呀，比洮南好得多。不过一切是新开辟的罢了。”

火车从朝雾中穿过，天空被暗云遮住。沿道上没有风沙，除掉河边一段段的水草之外，一望无际的大野，树木间有三五株，极疏散的点缀在道旁田地上，人家的房屋也不过一间两间的孤立着，清旷，寂寥，荒寒，这类的形容词都恰如分

际的用得着。四望东南方遥遥矗立的几簇欧式的楼房，那是四洮路的站房。仅有土基可限“胡子”马足的残城，早已看不到了。经过一个多钟头，我们便到了兴安区的总机关地白城子。

这里的确与洮南的沙城两样。车站左右的地土全开垦了，还是肥沃的黑壤，清新的空气由原野中吹动，没有城墙，也没有那残破的大门。天气又是微雨濛濛，沿道柔草初青，不似那边的荒芜，很奇怪，兴旺清旷的趣味顿使人有海阔天空之感。我们冒雨先到距离车站不远的苗圃。刘君找到他的同学张新田的公事房里，暂为休息。原来去年初办的苗圃是借寓在这边的县立中学里。说是中学，其实建筑与内容比起我的故乡镇上的小学还不如。黄草墙，泥坯屋子，其中的器具多是白杨木作成的，并没加髹漆。连附设小学在内，听说才每年有两千余元的经费。规模自然是无可言，但在这榛莽初辟的地方已经大非易易了。苗圃只有两间小屋子作办公处，张君不过廿余岁，清瘦的青年，却也与刘君有一样的诚笃。屋子中有一个叫人铃，印色盒，毛笔，一瓶胶糊，还有一本辽宁省立农林专科学校的毕业纪念刊。此外便是些纸张了。因为地是土的，只有一面窗子，初进去便觉得冷森森地使人不舒服。刘君与张主任正在谈他们的契阔，我便告了辞，在大炕上歇着。门外雨愈落愈大，腹中又感饥饿，一阵牙痛，只有憋着气忍受。——这自己找到的旅行痛苦！

一个异境在我的朦胧的意识中展开。一道蜿蜒流去的河流，被两岸的尺多高的不知名的青草披遮着它的银波。正是微薰的五月天气，温煦的阳光照临着田野与不多的小树。河北面的平原上约有几千个骑着健硕的大马与徒步集合的健

儿。他们有的抱着来福枪，大多数都是持着雪亮的旧式的枪刀。衣装也不齐一，油光可鉴的黄红长袍，与有大襟的短衣，呐一声喊想冲过河来。河这面有几营的灰衣兵，在一个短髯肥躯将军的指挥下，列开散兵线，遥遥地取一种包围的形式。一色的新式枪，从容不迫地预备向河北面射击。那些沙漠中的健儿正在挥发着他们的原始的勇力，齐声叫喊着听不分明怒吼，像是要把他们民族的热血整个儿洒到对面的敌人身上一般。然这是知识与器械的一种战斗，沉静与叫嚣的对抗，果然，号枪一响，河南边的将军将指挥刀一摆，几千发的子弹同时在空中迸射着。那些徒知恃力的健儿没有防御，也不知道躲避，拚着血肉的肢体那能抵得住火热的钢丸。又一阵呼暴声中，河南岸的灰衣人一齐跳过河来。尖明的刺刀拚力地刺戳，子弹声震破了这荒漠的静寂，没有多时，几千的战士退走了少半。其余的裂咀，伏身，死的，受伤的，在泥草地上翻滚还有多少伤残肢体的，被灰衣兵捆缚起来。即时刀光缠弄着他们的头颅，一堆堆的热血凝结在怒生的草莽上面。我似乎在远处眼看着这一群赳赳的壮士整队高唱着回去了。

.....

仿佛一个流弹射在我的左腮上，火烫的一阵，醒来了，牙还微微地痛着。细看屋里却只有我一个人躺在床上。门外的雨声小得多了，还有淅淅沥沥的微响，回想这午睡的梦中情景，原来是昨晚上刘君谈的故事。民族的盛衰没有一定的规律，现在呢？精干的日本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任意横行，恐怕中国前途可虑啊。昨夜我的确深深地被这个战争的故事所激动，所以在疲乏的午睡中造成了刚才的幻境。

沙 城

偏要到那沙漠般的地带去看一看中国唯一规模的屯垦区。承畏萌的佳意，由路局找得来回车票一张，且允为写信介绍与他的友人就是屯垦区的暂时的首领 K 君，嘱我到时面见，可以详细看看。因为调查是不容易的事，我只是要好奇的感到兴趣的去发见这片内蒙古旧地的种种而已。是晚上九点的特别快车，我们早早到了站上，拙生、明川、信之，还有综理事物的王主任，必要共同相送。及至马车将我们载到有日本字的铁栅门时，时间还早一个钟头，决计在街内散步。然而在日本站的范围内所见到的是奇怪的和文招牌，惨白的各种电灯，到处触耳的是日本人特有的脚步声。我们逛了几条大街觉得乏味，便重回到站中。恰好开往洮南的车已到，便一同到车中坐谈。你们如有到过这等车站的，便会觉得奇异！本是南满车站，而中国自修的铁路四洮站房却附设其内。两个站台同在一处；警察铁路上的办事员须以衣服肩章分别，是属于这一路那一路的人员。

在精美如南满车的二等车中，（因为借款的关系所有这条铁路的购置材料等都是由日本来的。）闲谈着教育，日人的势力，生活，诸种的问题，大家只有摇头。

车行之前来送我的友人有一位曾经去过白城子一次的，